

《龙之冠军》第十二章

译者：灰熊图腾、红

校对、润色：银月

欢迎访问：<http://yinglong.org/>

阴雨天气一直持续了六天，奥隆一路向南，他回忆起黑厉的话：“与脚下的森林不同，这条古道一直通向南方的海岸，它在人类开始记录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要比这片土地上的狼族还要古老。这是通往南方大陆最快捷的道路。”

奥隆决定不再冒险爬山了。他的胸部受了伤，呼吸因疼痛而变得短促，还觉得比以前更饿了。比起身上的伤痛，更糟糕的是，龙剑勇士的手下就像爬满了烂西瓜的蚂蚁一样附着在西边的山坡上。奥隆决定在往南碰碰运气，省着拿自己的小命去冒险。

狼说得没错：这条小路看起来确实不太寻常。小路两边尽是大小树桩，两边则是两条沟壑，周围尽是倒伏的杂草。四周都有石匠接连石头的痕迹，像一排疏松的牙齿一样靠在一边。到达这里已经显而易见了：这条小路直穿过山谷，千百年间一直在这块凹地中岿然不动，残旧的石磨桥仍然立在浅滩两边，沿用至今。雨水和狂风把灰尘和碎石冲到了底下的石路上沉积下来。修路人肯定是挖平了一座小山才修

成了它。

山脉与海岸之间的“蚂蚁们”令奥隆不胜其烦，而狼告诉他这条路会是最恰当的抉择。他可以试试去爬座山峰，避开走狗们的视线，那山不过比自己的出生的那座矮一点而已。他紧贴树林边缘，沿着小路一路向前。一旦走出了树林，他就得操心如何才能平安绕过村庄了，不过这难题倒可以等待夜幕的降临再去解决。要是龙剑勇士还穷追不舍的话，他会深入狼群领土中心，那里不会有人类居住。他的伤口已经结疤了，但肺部还没痊愈；他依然觉得呼吸有点困难，每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休息会儿。

奥隆的父母告诉过他幼龙的旅行往往是漫无目的的。但奥隆此时已经有一个明确目标了。他要找到努穆克，了解赫泽蕾口中所说的龙族弱点的秘密。龙剑勇士和他之类的家伙或许正在利用这个弱点来消灭山上的龙。也许他能用克服自己没有鳞片的方法（居然克服了这么久！）来战胜这个弱点。等到他可以成双配对时候，再把这种方法会传授给他的后代。

只有另外一行人跟他一起走在穿过森林向北行进的道路上：那是由一群披着斗篷脚穿草鞋的人类，和他们身后一个骑着马披着斗篷还不停唱着进行曲的人类组成的队伍。奥隆本来没想太多，直到他看到蒙在骑手马脸上的面罩上的徽记：一个困在金色圈圈里的小人。他

立刻用最快最安全的速度跑开了——这个符号带给他的只有不快的回忆，他离这玩意儿越远越好。

奥隆看到有一两个骑士向南去了，他小心地待在下风位，不让马闻到他的气味而警觉起来，这样骑手也就不会发现他。在大大小小的河流边，他能很轻易地得到食物，这些的河流从山上永无止境地奔流而下，向着遥远的大海奔去。肥美的鱼儿奋力地逆流而上，死在岸边，它们的肉鲜嫩可口。奥隆跟在一只熊后面观察它，从它那里学会了如何捣蜂巢；他的皮肤虽然不能抵御弓箭的侵袭，但蜜蜂的毒刺还是奈何不了他的。少量的蜂蜜换来了那些一些一咬嘎嘣脆的小虫子们不倦的复仇；舔了几口之后，他便任由那一蜂巢的蜜蜂愤怒地嗡嗡作响，自己走掉了。

他碰到那个行商的矮人的时候，是一个雨天。

奥隆睡觉的时候，一直睁着有防水眼睑的眼睛，他的肚子正舒舒服服的贴在水流冲刷出的沟里温暖的泥土上，看着一个小队伍在向南行进。那是一辆红金相间的马车，由两匹马牵着，后面还跟着几匹小马。这辆马车是老式的双轮构造，做战车的话太大了，做货车的话又小了点。一个年轻的矮人坐在驾驶座上，车篷立在车上，遮住他的头顶好让他不被雨淋到。后面走着的小马的驮着大包小包，神情看上去有些黯然。矮人边驾着车边喋喋不休地抱怨，但一长嵌皮的面具挡

住了他的脸。

这个矮人的着装不像是战斗用的，也看不到他带着斧头或者长矛之类的东西。他身穿做工粗糙的棕色上衣，缝在上面的双排金属纽扣把衣服扣了起来，皮做的裤子掖进靴子，抑或是靴子高得能盖住裤脚。他头上戴的不是头盔，而是一顶下垂的无边帽。

奥隆估计永远也想不通自己当时为什么做了接下来的决定。马儿看起来挺诱龙的，但现在距离体力消耗干净还有一段时间，因此这不是饥饿感的原因。还有，要是他想大开杀戒的话，就绝不会大摇大摆地跑到路上挺直身板用后腿站得老高。

矮人大喊一声“吁！”让马儿停了下来，但没有去取武器，反倒掏出一个钱包，一甩手，一把金币从奥隆头顶飞进了草丛。

矮人的动作勾起了奥隆一丝兴趣。他冲那些金币瞥了一眼，重新转向对着那个扬起了马鞭准备让马儿飞奔的矮人。奥隆还是没让开路中间的道，这让矮人的逃跑计划泡了汤。

“钱啊，龙……那儿！银子！”这个矮人用通用语喊道。“一大堆哒！”

奥隆咂了咂嘴，嗅了嗅马匹的气味。

矮人向他的马抽了几鞭子，马向前挪了几步，但闻到奥隆的气味的时候，又害怕得使劲往后缩，并高声嘶鸣以示抗议。

“Klatta buggak！”矮人大喊。奥隆看到矮人面具中一闪而过的白色眼球。

奥隆重新用四肢站起来，清理了下自己的耳朵。难道那个矮人看不到他头顶的扇膜不是从头冠上延伸下来吗？

“喂，小东西，你这什么意思？想抢劫？我运输的是货物，不是金币。”

奥隆从耳洞里挖出来一只扁虱。

矮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吃我？我可不好吃，我还有很多同事，他们会替我报仇的。我是皇冠城著名的特许公司的老员工。”矮人从他衬衫里拿出了一条链子——上面吊着一枚钻石形状的银色吊坠。“要是你老娘和老爹教过你点东西的话，我敢肯定他们告诉过你别惹我们。”

“你会错意了，”奥隆说：“我只想求你帮个忙。”

矮人发出了类似疑惑的声音，然后扶了扶头上的帽子。“帮忙？帮忙？我能给一条小龙帮什么忙？我不过是一个为公司工作的苦逼矮人。”

奥隆用刚才掏耳朵的爪子勾起了脖铐。“这个赠品。我想弄掉它。在我长得更大之前……喘不了气——然后憋死。”奥隆希望他短促的、语法简单的通用语能将要点传达清楚。

“唔……”矮人哼道。他跳下座位，然后大步朝奥隆走来。“你可让我起兴趣了。一条被铐着脖子的龙。话说回来我还年轻，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的。我以前当过矿工的学徒。那不是一份能接触到新鲜事物的差事。”

奥隆抬起头，盯着矮人的手。

矮人端详着那个脖铐。“人类制造。能让马感到难受的工艺都用上了。跟我来。前面有一条古桥——我刚才正想在那儿扎营，地面干燥方便生火。”

“我报答不了太多，顶多能抓几只野味。你喜欢吃什么动物？”

“这是一笔交易。把我扔掉的硬币都捡回来，一个都不许吃，都还给我。你要是能跟我走一段，你的‘纪念品’我会处理的了。”

奥隆开始寻找那些硬币——他能很轻易地嗅到金属的气味，却对它们毫无欲望——奥隆用嘴含着硬币，跟在矮人和马匹的后面。

道路变成下坡之后拐了个弯，通到一座跨在河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比柳树还高；现在只剩下第一座桥拱下的几根破桥墩。矮人把马车停靠在桥下，把马背上的行李也卸下来。

奥隆跟过来的时候，矮人抚摸着神情紧张的马匹，还轻柔地安慰它们，卸下了它们身上的马具。矮人用石头固定好车轮，把车子的一对支架放了下来。矮人从马车后方取来马绳，把马栓在河床旁，好让桥墩帮助它们抵御冰凉的狂风和寒冷的天气。马匹们把鼻子和嘴巴伸进粮食袋里大快朵颐，矮人走向奥隆，还从帽子里挤着汗水。奥隆看到矮人用来固定面具的绳子，扎在又厚又蓬松的头发里。

他的伙伴重新戴好了帽子。“什么鬼地方。不是下雨就是下雪，”矮人说着打开了马车的后车厢。那是个橱柜，有着许多小小的抽屉，装着水晶盖子的玻璃瓶，还挂着的烹饪和野营工具。

奥隆把硬币吐了出来。“对这片土地来说，我算是个陌生的来客，起码在前一两次月升之前是的，”奥隆说。

“就这样？我并不觉得奇怪；龙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停留。人类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

“我已经遭遇过猎人了”，奥隆说。

“那你就更走运了。向南走是个相当明智的选择。”矮人拿来一把锤子和一小片金属。

“我想翻越山脉。我想到遥远的东方去寻找我的同类。”

矮人抬起面具看着他，停了会儿，然后把工具扎进奥隆的脖铐里。“这样就搞定了”，矮人说。

奥隆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摆弄脖铐。他不喜欢长毛猴子的制品挂在脖子上的感觉。奥隆感到略微的震动，还听到一声清脆的敲击声，敞开着脖铐便坠向地面。

“我帮好你的忙了，小龙，这可是皇冠城的哲尔操劳的。比起硬币，你更喜欢香肠吗？”矮人问道。

“我叫奥隆，奥雷尔之子。我没吃过香肠，但我对硬币不感兴趣。”

“我对龙不算很了解，”商人矮人哲尔边说边在旁边弄帐篷营火，“你是我旅行这么久碰见的第二条龙，第一条在空中飞得老高根本够不着。我听说如果被龙逼的走投无路的话，给他们硬币吃能救回你的命。是真的吗？”

“恩，这是真的。我是无鳞的。有鳞的龙吃金属。金属会变成他们的盔甲。有时候鳞片会掉落，所以龙会储存钱币来使自己的盔甲保持完整无损。”

“啊……。原来我听到的版本只要稍作修改还是对的。一只对金子不感兴趣的龙，嗯？稍等下，奥隆，在你走之前和我吃顿饭吧。我以前从没和龙聊过天。”

尽管哪怕一只山雀都能发现他没有翅膀，奥隆还是发现自己喜欢被叫做龙。“我以前见过矮人，但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他们全副武装准备随时打上一仗——火轮族矮人。”

哲尔把手在腰带上挂着的一块柔软的皮上擦干净。“我们特许公

司不怎么瞧得起那帮家伙。我们喜欢用一些通常的方式赚钱，而不是靠打打杀杀。我们跟火轮族的矮人来往不多，而且很少参与他们的征战。他们就喜欢用愚蠢且危险的方式来解决很本来很简单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离他们的地盘不远了。”

奥隆强忍住兴奋，然后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辞。“那边有龙吗？比如一只青铜龙，与火轮族战斗的青铜龙？”

“看见过。那是场漫长的战斗。”矮人生起了火。

“求求你告诉我……”奥隆艰难地吐出了这句话。

“算了吧。我知道龙剑勇士在这里呆了一阵儿……哦，我记得是上个夏天，他正在追捕一只你的同类。一只青铜龙，一个猎人告诉我的。”

奥隆盯着篝火，大块的木柴在火焰舔舐下熊熊燃烧着。也就是说龙剑勇士的事迹并不是为了要吓唬小龙而单纯夸大的。

哲尔取出了煎锅。奥隆很享受矮人留给他的安静。太阳沉到了地平线下，夜幕笼罩了河岸，这让火焰看起来比白天烧得更旺了。哲尔往锅里洒了一匙散发着诱龙气味的猪油，接着往上面铺了一条肉，它

们在火热的铁锅里不住翻腾着。哲尔还不住地用矮人语嘟囔，似乎是在和那些喧闹的食物吵架。

矮人把肉翻了个个，又开始跟奥隆说话。“小龙，我来告诉你一些有关矮人的事情吧。矮人的家庭背景往往决定了他的一生，除非他能像花岗岩那般千锤百炼却依然不动分毫。我出生在一个挖掘工的家庭里，连矿工都不算。这是个负责挖掘隧道然后铲平它的工种，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都是挖掘工。父亲倾其所有让我成为一个矿工学徒。我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积攒的钱，挤进了特许公司。我为了这个目标，戒掉了烟草和啤酒，每天吃过期的面包，才让我得以积累出这笔钱。”矮人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我在公司里依然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这种每天跟在马屁股后面四处奔波的工作，去的还都是些贫瘠的土地——我已经对这种现状感到失望透顶——我一直想为公司做些特别的、更有意义的活。”

奥隆看到矮人那藏在面具后面的眼睛闪闪发亮。

“你说你想往东走？”矮人问。

“是的。”

“每年都有一个商队向东方进发，从南边山间峡谷出发翻过山顶，

穿越铁罐头骑士们的领地。在遥远东方的那块大陆是一个遍地香料、木材、布匹、金属的地方，那些东西在内陆海地区是没有的。那个商队是目前特许公司的支柱。有兴趣跟我一起去那个商队吗？”

矮人用叉子从平底锅里铲出几条香肠，丢给奥隆一根。奥隆没留神让自己的舌头被香肠烫个正着，但香肠的味道如此之香，甚至比父亲带回来的火烧马肉还好吃。

“你每年都跟着商队走一圈吗？”奥隆问。

“哎哟，不是——我的职位还没那么高。但要是我能带着一只龙，唔，他们肯定会带上我的。”

“光带条龙就这么好使？”

矮人捋了捋胡子，奥隆看到隐藏在面具后一脸的红光焕发。“记得我说过关于钱的事情吗？我们花钱买通往东走路，不然就只能从那些铁罐头骑士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塞钱。然后招募雇佣兵。除了这些之外像这样的马车我们还要另花钱的。我们通常会雇那种肌肉发达的佣兵，他们大多都是从海岸那边来的。有趣的是我们在维持诚信上面所花的钱比在雇佣兵上面花的多了很多。有条像你这样的龙跟着也不错呢，其实这差事对你来说最适合了。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只要

趴在货物上，在我打开货柜给地主们交钱的时候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行。你可以吃到好多好吃的东西，还能享受一趟惬意的旅行。奥隆，怎么样？”一根香肠下肚，哲尔又丢了一根给奥隆。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奥隆说。

“别问商业机密。”

“当然不会。为什么矮人总要藏着自己的脸？”

矮人咯咯地笑起来了。“一种习俗吧，一种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的习俗。不过还是有点理由的。”哲尔把脸从火光下移开，摘下帽子。哲尔把手伸到后面，脱下了面具，看着奥隆。一双不逊色于猫头鹰的澄澈的大眼从浓眉密发之间半露出来。还有凌乱的胡子……奥隆瞪大了他的双眼，又端详了一遍。矮人的胡子有着微微的亮光，很像父母巢穴里的苔藓。小片的铜粉零星散落在他的胡子上面。

“你的胡子……在发光。”

“这是一种苔藓。许多矮人都会在胡子里面种植这种苔藓。只需要每天早上浇点糖水，比我富裕的都会换些金粉银粉甚至珠宝，让胡子看起来更加光鲜。它们在一个又黑又暗的洞穴里面挺有用的。阳光

会要了它们的命。当然，弄到眼睛里的话还是很难受的。小龙，怎么样？帮我年轻的胡子添些金子行吗？”哲尔又从热气腾腾的平底锅里捞出一根香肠扔给他。

“告诉我，”奥隆最后说。“旅途中，会有很多很多香肠吗？”

奥隆蜷在哲尔马车车厢的尾部，肚子被食物填得满满的，风吹雨淋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如果能够像现在这样一路直奔东方，他倒是愿意一直坐在矮人的金币袋子上的。

奥隆最终还是决定沿着这条路向东进发。他猜测，龙剑勇士会在山脉和海岸这一片区域寻找他。如果他不采取点什么措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的话，他可能会被再次抓住。

他太想去见见努穆克了，想从他那里听一听龙族最大的弱点。或许是因为这个秘密的暴露，龙们才会死在长毛猴子们的手里。父亲曾阴郁地提到过这些事情，龙正从世界上逐渐消失的事情。在世界各地

的山脉里，像他这种家庭惨剧想必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有多少龙死在了他们的洞穴里。要是赫泽蕾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可以让刺客轻易得手的秘密，他一定要知晓这个秘密，让幸存者不再遭遇与他相似的悲惨命运。或许，努穆克住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空旷平原上，那里是上年纪的龙慢慢老去的地方。至少的至少，在那里他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其他的龙也能享有宁静的生活。

“我们正在往村里走。”哲尔说，“到那儿安静些。一般情况我是不会打开车厢的，除非周围没有人。我要去补充点粮食；我们的肉会消耗得很快，因为有你跟着。”

“人类的村庄？”

“还能有啥？他们生起崽儿就像野兔，还跑得到处都是，跟狼一个德性。”

奥隆把自己埋在一堆货物底下，还把被削短了的尾巴蜷到身子底下。车轮上的小房子在坑坑洼洼道路上不住地弹跳着，似乎被赋予了生命。

“唉～哟！”路上一个男子拖长声音叫道。“这不是那位游手好闲的矮子嘛。”

“穿高桶靴的哲尔，你还在为了买下那些老旧皮革而奔波吗？”
路的另一边，一个友善的声音问道。

奥隆听见哲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开始想象矮人把帽子摘了下来。“下午好，朋友们，下午好。看来静水村的村民一如既往的好客。为啥要这么说呀，小伙子古莱？”

“这条路上发现了一条龙，三拱桥的北边那里。索龙命亲自出马搜寻这头野兽。不过很奇怪的是，他也在找你。听说他的盔甲在跟龙战斗的时候被火焰烧坏了。”

“呵，一件做工精湛的盔甲。我还记得的。好吧好吧好吧，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会等他一个月，但我要赶去商队那边。”

“领主已经命令我们，如果你愿意等的话我们会给你供应食物、燃料和饲料。毕竟你是这附近唯一的矮人了。”

“这能赖谁？领主和跟他一样白痴的‘人类只买人类货’法令！还有你们的牧师老抱怨矮人运来了各式各样的酒，不止呢，凡是门口挂了个巫师纹章的商店，只要我弄脏了门槛的话，我就得吃一顿胖揍。伟大的特许公司会在你们村里安排个技师的，要是你们肯善待

他们的话。你看看你们都快变得跟野蛮人一个模样了。雪一融化后我就得屁颠屁颠地跑到北边来，为了啥？屁大点的货物，六匹小马拉的货物！”

“矮人从来只把自己的问题归咎到别人头上，”那个拖得长长的声音说，听起来就像用外语在说。

“切，”哲尔回应道。“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我自有打算。”

“你要是想让领主给你好脸色看，就乖乖在这儿等龙剑勇士。”

“要是那个领主想让皇冠城给他好脸色看，就乖乖让我离开。我要上路了。”

奥隆感到马车颠簸着上路了。哲尔让马一路小跑，持续的颠簸让奥隆足足熬了一个小时才见结束。驾驶座后面的探视窗打开了，奥隆注意到矮人从窗子下边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一根结实的棒子。

“遇上麻烦了？”奥隆问。“他们跟踪了你？”

“不是后面，而是前面。你看。”

奥隆的视线越过哲尔的肩膀。他看到一排衣着邋遢的人类，他们都是些瘦高男孩，在路中间紧密的一字排开。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个骑马的男人。领头的男人带着盾牌和剑，余下的人手里就只有棍棒、杈子和锄头。在遥远的北方，奥隆曾经见过相似的场面。

“嗨呀，矮子！让开，”领头的用通用语喊道。他把盾牌往外一扬，让跟班停了下来。“这儿的都是些精壮的汉子，这势单力薄的矮人混球似乎过不去呀。”

哲尔没说什么，只是咂咂舌头，让马车靠在一边，让出了道路。他“啪”一声关上了监视窗，切断了奥隆的视线。

“旁边不还有道吗，”哲尔说。“都够我们一起通过了。”

“闪另一边儿去。那儿不顺风。”

奥隆感觉到颠簸的货车停了下来，挂在车里的工具还在摇晃。

“我最多只让到这儿，”哲尔说。“如果你还想到逆风的那头，自己绕过去吧。我一步都动不了了。”

一时间没人吭声。

“听一声劝，矮人。滚回南边去，别回头。在这里矮人可不怎么受欢迎。我们可不管什么矮人不矮人的，这儿是人类的地盘。”

“我山里的表亲可觉得这是条大新闻啊。早在海帕特的第一块石头砌下前他们就在这儿了。”

“别跟长官驳嘴，矮人，”一个陌生的声音用通用语吼道。

“把货车掀翻！”另一个声音大叫。

“嗨呀！嗨呀！”声音整齐划一。

奥隆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哲尔的叫喊声。货车被掀翻了，奥隆和里面的杂物搅成一团糟。他撞在了货车的侧壁上，杂物像雨点一样砸了下来。

“别碰我的马！”哲尔喊道。“我给你们跪下了还不行吗，你们这群狗杂种！”

奥隆听见外边笑声和脚步声远去。

“真是群野蛮人，”奥隆听见哲尔在嘟哝。“你还好吧，小龙？”

“我没事。你的车厢乱成一团了。”

哲尔打开了车门，奥隆跳了出来，伸展了一下脖子和尾巴。小马依旧站在原地，鼻子不停打量着青草。哲尔哼了一声，把货柜重新搬回到车上。奥隆对他小巧身躯里所蕴含的力量感到甚是惊奇。

“还好他们没打劫你。”

“他们试了。那群低智商的笨蛋居然没注意到小马背上的绳子有多少绳结，他们的武器还不小心被绳子缠住了。不过其中一个人抢走了双上好的靴子，真希望他的脚上长寄生虫。”

“有些领主还真是的，竟放任一窝土匪在路上横行无忌。”

“刚才的就是这里领主的手下。”

“刚才在村子里，你说的那个巫师的纹章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说得会被揍的那个。”

“傻透了的造型，跟野人在山洞里的涂鸦一个水平。一个圆环——”

“里面有个小人儿，手跟脚都是伸展开的？”

哲尔重新调整了其中一匹马的负重，收紧了绳子。“没错。你以前见过？”

“就在不久之前。”

“刚才那帮人是一些不安好心的人唆使的。那帮人每隔两个繁殖季节就要来一次。”

“你觉得刚才那帮人会继续找我们的麻烦吗？”

“村子里有我的朋友——他们都觉得这儿的领主不过都是些脚肥得穿不下鞋子的混球。我可不愿意跟索龙命和他的手下打交道。你是不是把某些人烧坏了，小龙？”

“只有那些想猎杀我的人。或许还有还有龙剑勇士的自尊心。”

“哈，的确。那你还真的烧了些不得了的东西呢。矮人为荣耀而战，

但人类只会为骄傲而杀戮。”

奥隆想了会儿。“有差别吗？”

“别人看你的眼光，是荣耀。你如何看待自己，则是骄傲。”

奥隆在后车厢里百无聊赖地度过了几小时，总算能看到林子愈发的稀疏，大块的空地也慢慢地呈现在眼前。奥隆再也按捺不住了，跳下来悠闲地踱步，和马匹齐头并进地走在哲尔旁边；他们一路上看到好几块人类的农田。农用车、马车，还有骑马的快递员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没有隔栏也没人指挥，但一切都井井有条。哲尔把这条路称作旧北方大道。

奥隆开始学习矮人语，正好可以将注意力从自己酸痛的身子上转移开。哲尔先从身体的部分开始举例，然后是沿路的景物，接着是车

上的物品，没过多久，奥隆就能听懂像哲尔母亲唱哄她儿子入睡这种简单的摇篮曲了。别的时候还是得继续说通用语，比如哲尔给他介绍海帕特和旧北方大道的时候。

“健壮的树根支撑的是一棵更健壮的树。古老的海帕特，位于珐琅河的下游，是占据着这片内陆海的卫冕之王。在很久以前，在这片内陆海的周围自然而然形成的海帕特文化曾经达到过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但即使盛极一时的年代也已成为历史。不过那里依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城市。”

“我能看看它吗？”

“不，我们是想去皇冠城的戴文斯。珐琅河那里的飞瀑山是特许公司的老家。我们的货车还得驶过六条瀑布，然后在钢铁大道上走好一段距离。”

“钢铁大道？”

“就是铁路和货车，小龙，铁路和货车——跟我们在地底下用那种差不多，不过这种要大些，都是由起重兽拉着走的。起重兽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生物，它们比龙还要强壮。它们大得都不需要脑子了，我估计，它们也是最大的用脚行走的生物，因此它们也成了最笨的。”

我们把驳船拉上水，它们负责把船拉到数百箭之外的山上。”

“一箭是什么？”

“你一无所知却问题满满，奥隆。箭是一个丈量单位，不过人类、精灵、矮人的标准可不同。一箭是一个弓箭手射出 12 枝箭的总距离，前提是每一次他都站在上一支箭落的落地点开始射。差不多四千杆那么长。”

奥隆本来想问什么是一杆，但转念一想矮人可能又会告诉他“16 手指”之类奇怪的东西。距离就是距离，不管怎么测量它都是一样的。

“只有到了那儿我们才能加入商队吗？”奥隆问。哲尔总是提高音量来强调个别单词，于是奥隆也跟着学。

“啊，不会的——商队是在沃兰德平原组建成队的。但我们还是得去一趟，到戴文斯去，这两个地方咱们都得去，看看能不能跟某个合伙人谈谈。要是拜德听到一条龙被带了进来的话，说不定会亲自接见我们。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生意是怎么做的了。要是我胡子挂了金子该多好啊！他们从来不会把一张穷酸的连金子都没有矮人脸当回事。”

“我希望他们会有好多香肠。”奥隆说道，他空空如也的肚子开始作响了。

他们穿行到一片熟悉的土地，回到了那片围绕着奥隆出生地的道路和渺无人烟的荒野丘陵。哲尔一路驾着马寻找河流。如果他们能找到珐琅河，就能渡河直接去找瀑布，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和功夫。商队很快就要出发，一直到春天之前都不会回来。哲尔可不想落在后头。

他们找到一处码头，那里是人类的城镇，不过也能看到矮人在工作，找到一个特许公司的代表之后登上往东的驳船对哲尔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奥隆在驾驶座上看着河里的船只来来往往：各种船只混杂在一起，从独木舟到双桅帆船应有尽有。河道非常宽，对岸的景色显得朦胧不清。驳船在其中尤为独特：岸上一条修得很好的路上，许多马匹站在奋力拉着河道中一只又长又窄的方形货船，船上还有货柜和人类。奥隆不知道一匹马有多大的力气，他猜想要拉动一条驳船至少需要一条龙，还是那种装上轮子在平滑的路面上的船。然而它们只是抖一抖脖子、蹄子和尾巴上的毛发，竟然只在一个矮人的皮鞭催

促下轻易地把一艘驳船沿河拉走了，真是一群强悍的马呀。

奥隆想不通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把货物搬来搬去，于是把它归入到古怪人类行为中去了。哲尔已经竭尽所能去解释什么是交易，虽然奥隆能清楚地复述矮人的话，但他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供给和需求，也不明白稀罕物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只要能让他离人类、矮人和精灵的领土远远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走。

“今晚就可以享受驮运了，”哲尔说着握着双手猛搓，然后坐在了驾驶座上。“你现在要开开眼界了，小龙。”

“驮运？”

“就是驳船啦，它们像极了一座漂浮的村庄。我们只管把马队和货车弄上去，剩下的交给驳船就行了。我给咱俩买了点吃的。我希望你喜欢吃鱼，这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了。”

几只咸鱼下肚，奥隆就蜷在货物堆里呼呼大睡，以熬过在船上不能活动的几个小时。

他被哲尔叫醒了，发觉船上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哲尔在马车上攥着缰绳，他们被夹在一排马车中间，等着排队进入看

起来像另外一个木质建筑里，这里似乎是个码头，里面的几间小房子跟城镇岸边最长的码头连接起来。奥隆看见了怪味的来源，那是一只四足巨兽，大腿粗得跟树干一样，躯体的上方是粗壮的脖子和肉呼呼的喙状嘴。它们站立的时候肚子会没在水下。巨兽们并排站在驳船前面，它们前头顶顶着一艘矮人驾驶的小船，船上的矮人们解开一捆捆蔬菜和多叶的树枝，然后喂进他们下方狼吞虎咽的巨喙里。

哲尔驾着他的马车加入了驳船上其他马车的行列中。奥隆看到了舱门，忽然联想到在门后面的货仓，这唤起了他旅程中那寂寞又痛苦的回忆，他只能戴着镣铐什么都做不了，尽管那艘船要比这艘驳船小的多。

“那些肯定就是起重兽了，”奥隆说。

“答对了”，哲尔说。“你看见前面的小船了吗？驾驶员就在上面——他们得确保那些巨兽站稳了。有时他们会让巨兽歇歇，去吃岸边的树，但一般来说他们只在停靠时才喂食。你看到在那边工作的一个矮人了吗？我们戴文斯的花园就是用他们收集的排泄物施的。每一次我对自己在特许公司的工作感到烦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驯养重兽的矮人们。”

奥隆朝站在驳船前方巨大的屁股望去，可怜的小尾巴，倒不如说

稍微冒了个尖儿，正摇摆驱赶着尾巴根附近的苍蝇。“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比龙大，”奥隆说。

“论长度不好说，但论重量它们肯定更重。当然了，它们命中注定是没法飞翔的。它们活在世上只管使劲地吃，使劲哼哼唧唧的叫唤，生下一样愚蠢的后代。它们在世上走的一遭就这么简单且迅速。简直就像从树上被抛下来一般。”

驳船终于启航了，起重兽也站到了水里。它们步伐非常沉重，在奥隆眼里看起来慢吞吞的。直到他看见了可作参照的河岸上的树木后移的速度，他吃了一惊。这艘驳船的速度跟哲尔的马匹们慢跑的速度差不多。

驳船连夜航行，只是船头的矮人换了个班。奥隆瞅见一队人回来了，浑身沾满了起重兽的口水，胳膊上还附着从探测杆上粘下来的河泥。哲尔裹上毯子躺在驾驶座上的时候，奥隆也在车厢中蜷了起来，他们透过监视窗说话。

“矮人不怎么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奥隆说。

“你原本是怎么想的？”哲尔在外边问道。

“穿着盔甲的凶残的战士，狩猎着龙类找寻着金币。”

“那只是一部分矮人写照。我猜这些就是龙们遇上的那种。你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龙，这样说希望能让你好受点，你既充满了好奇心又不凶残。”

奥隆不知道此刻该有怎么样的心情，于是把话题重新扯到他稀缺的矮人知识上。“你们被大地使徒创造出来，目的就是要猎杀我族，我们别无选择。”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哲尔问到，声音听起来更加清醒了。

“龙族神话传说里就是这样描写的。”

“哦，原来如此。使徒，是吧？矮人可不信什么使徒。我们只相信亲眼所见的，抑或是听到的，又或者是摸到的。我们非常实事求是。我们有传说，还有关于造物的赞歌。你想听听我最喜欢的一首吗？”

“当然，请吧，”奥隆说。

“我能用矮人语唱可以吗？你语言方面进步非常大，我觉得你应该能听懂了。”

“好吧，尽管考考我。”

“在古老的传说中，艾仁与他的儿子们、儿媳们一起扬帆远航。狂风暴雨使他们偏离航线，深陷茫茫迷雾中。艾仁预知到一片大陆，神谕说：只要他们成功驱散被施加在陆地上的冰霜之诅咒，就可拥有它。他遵循神谕指引着舵手向那片陆地航行。儿子们感到绝望将至，儿媳们指责他胡言乱语，因为在北方的极地上，冰封的土壤上根本不会找到食物，积雪的反光能晃瞎他们的眼睛，夜晚的寒冷让他们的血液都为之凝结。”

奥隆听懂了他的故事，松了口气。他试着让矮人的语句在脑海中形成图画，而不只是简单地翻译成通用语或龙语。

“最终，他们登上一块冰冻的大陆，放眼望去尽是冰雕的山、冰铺的土地。他们躲进了冰做的洞里，也无法抵御寒冷的袭击。他们烧掉了所有能看到的東西，甚至连那艘被冻住了的船也未能幸免。艾仁的火绒匣子已经空了，于是他爬上半山腰开始凿冰。其他人已经动摇进而畏缩了，只有艾仁没有放弃。”

“他将饥饿、干渴和疲劳统统抛在脑后，因为他知道不找到可以烧的东西，他们就得死。他在冰里发现了一棵黄金树，那是太阳之树。

曾经有很多黄金树，每逢季节上面珠宝和黄金就像苹果和梨子一样往地上掉。但此刻他面临的是生死抉择，他操起斧头砍下了一根树枝，然后是另一根，接着又是一根，最终用这些树枝升起了火。树里面蕴含着魔法，树枝熊熊燃烧散发出的魔力，呼唤着太阳。太阳慈母大驾光临，温暖了大地，融化冰雪。一条非常漂亮的溪谷呈现在他们眼前。艾仁命令所有人不许碰那些树，只许摘走树枝上剩下的能像果子一样生长出来的金银珠宝。艾仁的心力在凿冰的时候已消耗殆尽，最终他去世之前，将群山和峡谷送给他的子民，却把树留给儿子们。”

“艾仁的儿子注意到树干和树根都是用金子做成的。他们可等不及一粒粒细小的金子从树上结出来，就砍倒了黄金树。靠着砍树和挖根得到的金子，他们占山为王。但这笔飞来之财只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这个家庭中，四处都是勾心斗角、口是心非和无止境的挥霍。他们坐吃山空，到他们的曾孙代就已经到了贫穷的边缘。不过他们都从败家的父辈嘴里听到了那些故事：黄金树的根布满了山里，因此他们知道只要下功夫找，在外面还能找到更多的黄金树。我把故事精简了，但歌曲的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一棵金树待后人

馈予艾仁的子孙

矿要挖，手要狠

重买卖，勤作耕

艾仁厚恩在眼前

实事求是才能见”

“我们还有许多别的故事和谚语，寓言警句之类的。其中一些还把战争和复仇上升到了生活方式的高度，就像你碰到的火轮族。我们特许公司的人呢，喜欢把自己的公司比作黄金树，或是相似的东西。我只希望合伙人们能好好打理公司，别学艾仁的儿子。”

奥隆入睡前一直思考着哲尔的话。他们在黎明时分抵达了位于飞瀑山的戴文斯。

奥隆先扫了眼哲尔的货车。驳船在南岸靠了边，那里有哲尔所说的能把货柜拉到上有穿越瀑布的好几箭长的“钢铁大道”。在驳船转向码头的时候，奥隆满眼依旧是山。瀑布从船两侧倾泻下去：他们上方一块巨大的石坡把珐琅河六条瀑布中的最后一条分成了两边。奥隆看见了好几十个隔间和阳台紧紧的贴在巨石的外围，有些甚至离瀑布还不到一臂距离。山顶矗立着一座塔——也可能是山顶的被塑成了塔的形状——雕琢过的山壁向上收窄成钟的形状，金色和红色的信号旗在山顶上挥舞着。

奥隆见过一些人类的城镇，但他从父母那里接收到的远方城市的心灵图像里也无法找到面前的此种景色。

“我们该怎么过去？”奥隆问。“有船能穿过那片翻滚的水流吗？”

哲尔笑了。“山上有个停泊点，但水流很凶险的，只有勇敢的船长会停那里。我们从地下过去。先等一下——我得去登记下，把货车停进仓库。”

奥隆跟在哲尔身旁走进地下入口的时候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门边的两个身穿金色锁甲披着红色斗篷的守卫，踏着红色的皮靴稳稳地站在门阶上，透过保护眼睛用的好几层锁链和编织的绳索，隔着他们的长矛看着那对罕见组合的到来。大门被某种厚重的金属包裹着，上面装饰了皇冠城设计的多面宝石。

“商人，那是条龙啊，你清楚吧？”一个门卫说道。奥隆现在听得懂矮人语对话了。

“我又没以为那是条狗。我已经给合伙人报过信了。我叫哲尔，是席奎尔手下，刚从北方回来。我想通过这里，行行好。”

一个守卫拉开了金属门帘，然后敲了敲里面那扇铁门。他透过一根向内延伸的铁管跟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

“你还得等等。席奎尔正过来找你，”那门卫边说边把他银闪闪的胡子挺了起来，好像那是阻止他们入内的武器。

“哼……”哲尔说，然后走到旁边帐篷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没有水或者食物提供，只能干坐在那儿看着公司里其他矮人不停进进出出那扇大门。有些矮人停下来向奥隆投来窥视的目光，但大多数的矮人的眼睛都藏在面具后面，丝毫没有施舍哪怕只有一瞥的目光。

有一个矮人，出奇健壮的那种，镶了金粉的胡子不止到了下巴还延伸了身体两侧——在奥隆眼里他就像在鼻子底下长了个毛乎乎的盾牌——从大门走了出来，朝哲尔点了点头。矮人把帽子攥在手里使劲地扭着。

“抱歉让你等这么久，哲尔，”席奎尔说道，眼睛往两张文件扫了眼，一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而另一张则几乎全空着，只有稀稀落落几行字。“我手上拿着两样东西：一张是关于你今夏在北方惨淡生意的报告，里面居然还写了些关于龙的笑死人的提议。在见合伙人之前我们得讨论下这些问题，先解决哪个好呢？”

“长途跋涉之后我和这条龙都很累了。我们能先到温暖的大堂歇歇脚吗？”

“首先我想听听你这个季度在北方收益惨淡的原因，”席奎尔说道，扫了眼文件，背面是空白的，他不停翻转着文件，好像期待着文字会随着谈话自动浮现。

“有些村落甚至不愿意跟我做生意。他们声称只肯购买人类的商品。我只能靠锻造和卖铁器赚了点钱——”

“的确，的确，我也听说过抵制矮人制品的传闻。但一个精明的商人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吧。我看完这东西真想撤你职了。哲尔，你留在公司里到底有什用？抓几只发育过度的蜥蜴然后把它们管叫龙？”

奥隆喜欢哲尔，所以不能忍受他再这样被责骂下去。“蜥蜴不会

说话。”他用最标准的矮人语说。

“我意思不是——”席奎尔刚张开嘴巴就把话咽了下去。“我请求你的原谅，呃，年轻的小龙。”

“他叫奥隆。奥隆，这是我的上司，席奎尔。奥隆想去东边。我想我们或许能帮上忙，他也能反过来帮些我们的忙。”

“我可从来没有如此近的看过一头龙，只听说他们的鳞片会像抛光的金属一样闪闪发亮。”

“他是头灰龙。这也是我们能与他和平相处的原因——他对黄金不感兴趣。”

“一头不吃金子的龙？荒谬至极。”

“哲尔说的是实话，”奥隆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你。我想我自己能找到往东的路。谢谢你了，哲尔。”

“奥隆，等等！”哲尔请求到，奥隆却用一只眼睛朝他使了个眼色。他收紧胸部的肌肉，然后朝哲尔凳子的旁边喷了口火。“这是寒冷清晨的最后一丝热乎气了，你的上司还是什么都不肯给。”

这举动把门边的守卫吓了一跳，但席奎尔却开始审视着奥隆。

“或许你值得让合伙人一见，”席奎尔说道。“开门！”

矮人们把他领进了山，但山里的并不是山洞。里面是一个走廊，四周的装饰十分精美，还设计了良好的通风、排湿通道，同时又巧妙地利用了太阳光和流水来给通道内增添不少优美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几注水流沿着走廊墙壁流下，切割成薄片的宝石反射着璀璨的光芒。入口大厅高得离谱，各色矮人穿行而过，他们大多都提着油灯或者拿着文件，步行在交错纵横的红地毯上。再往里面看，能看到一两束胡子在他们主人穿门而过的时候反射处淡淡的光。

“这里嘈杂但四通八达，你现在看到的入口大厅主要是用来给游客留个好印象的，”哲尔解释道。“你见过能与之媲美的地方吗？哪怕只是想象过？”

“没有，”奥隆回答道，也更能理解哲尔所说的“为了公司的荣耀”一说了。

他们走过一座拱桥，桥下的池塘尽是金色和白色的鱼，路过了一个小花园，里面有着众多假山、漂亮的水晶和各色蘑菇。奥隆闻到了烤肉和烤面包的香味，那是从另外的通道里飘出来的。另外的方向飘

来牲畜的味道，大概是因为地底还要有马匹帮助矮人干苦力活。滴答的水声消失了，透过上方的通风管道却能依稀听到锤子的叮当声；这种建筑构造让奥隆联想起了他曾经捣毁过的蜂巢。

他们走到一个小亭子，走上旋转楼梯。楼梯逐渐宽敞，来到亭子内部的厅堂，那里甚至比奥隆出生的地方还要宽敞。

“这是集结大厅，”哲尔介绍道。“现在这里很黑，但一到庆典的时候，油灯都会点亮，磨光过的大理石会像静止的湖面一样反射出璀璨明亮的阳光。我在加入公司时的庆典上看到过这样的场面。”

“那是群能干的家伙，”席奎尔说。“现在他们好多人都不跑货运了；他们自己建立了自己的行商路线，还打理得井井有条。年轻的矮人，我希望你能有个值得夸耀的成就。”

“如果你是指高拉汉家族的伯恩和他堂兄魅恩的话，他们可一直在文明的国度里。你看，我都跟蛮夷打好几年交道了。”

席奎尔皱起了眉毛。“认真的矮人从不找借口。”

“我不是在找借口；我是在做比较。”

他们来到一条长廊，一排灰胡子矮人的马赛克式肖像挂在墙壁上，正向他们怒目而视。

“这是创始的十个合伙人，”席奎尔说道，放慢了脚步好让他俩能看个清楚。“当初是他们建立了皇冠城，他们把货物从瀑布上游东面的码头运到这片水流平缓的区域。他们全靠白手起家——连买牲畜的钱都没有。当时没有用铁铺成的路，只有区区一条铁轨。日子非常艰苦：他们不得不面对兽人、熊、森林狼、强盗，甚至……呃，龙。现在总共有六十个合伙人，但有些在别的城市或者在东边打理着自己的生意。小龙，特许公司要比这个世界上许多国王都要伟大。国王们逐渐衰老然后死去，有时他们的王国还得一起陪葬，但特许公司却随着一代代合伙人的更替变得更加强大。”

此刻走廊里笼罩着一片充满敬意的寂静。

“多少个合伙人还活着？”奥隆问。

“只剩两个了。老维奇和他的兄弟泽奇。他们都六百多岁了，对我们种族来说已经是年迈老人了。他们现在只是挂个头衔，每逢庆典他们要出席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轮椅把他们推出来。年轻的合伙人掌控了实权。说到这个，我要带你俩见的是埃姆德，他在这儿掌管东方的运输线路。”

“我还以为会是拜德呢”，哲尔说。

“拜德让位了。维奇和泽奇不愿意让他离开，但也只有他们两个人不愿意。最近埃姆德爬升很快，他要么是强有力的盟友，要么就是个心狠手辣敌人。”

席奎尔把他们领到前厅，奥隆闻到这里满是地面上的气味。好几个拿着皮夹页的矮人在鹅绒内衬的房间里围成一圈坐着等着。房间里的人都死死地坐着，一双双漫不经心的眼睛都转向了奥隆。经过窝在货车里的旅行和戴文斯城紧张的经历，他终于可以让脖子和尾巴好好地伸展一下了，他的喉咙满意地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奥隆闻到了空气中烟草、皮革和纸张的味道，他联想到了矮人们的生意。他们的内心似乎沉浸在了病态的竞争与嫉妒的世界里，但比起拿斧头的，他还是更中意这帮家伙。

“我的胡子呐，那家伙在打呼噜吗？”一个矮人问到。

“请原谅我的朋友，”哲尔说道。“他刚经历过一趟漫长的旅行。”

“它看起来有点危险。它不是应该被铐上项圈的吗？”另外一个

一个灰胡子的、年纪有点大脾气看起来很糟糕的矮人说道。

奥隆抬起了头。“我曾经戴过项圈，只要我还有呼吸我就不会戴第二次，”他用严肃的近似粗暴的矮人语答道。“你最好别这么干，不然你就来试试——”

“小龙，别再说了，”席奎尔打断了对话，眼睛瞪着灰胡子矮人。“我们相信你。艾尔比，注意点用辞——他可是个可能被录用的员工。这头龙正在依照契约提供他的服务。”

席奎尔拉响了铃铛，凑到一个男仆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镶皮的门关上后，那个年长的矮人背起手站着。不一会儿门又开了。

“27号，”席奎尔小声的说，声音小得只有奥隆能听见。“还不赖。”

“摘下帽子，让我来谈。”席奎尔提高了音量，让哲尔和奥隆走进里面的房间。房间里面是木制的墙板，还摆放着高雅的——有些低矮的——椅子和办公桌。一个矮人站在房间的里面，在房间的一侧朝外开了个光亮的阳台，他穿着最华丽的、镶着许多亮晶晶的水晶纽扣的背心。在他宽大的眼窝里还镶着一个工艺精美的玻璃样子的东西。那矮人用另一只眼睛斜视着他们。

奥隆听见外面瀑布的声音，他判断这房间是在山的高处。他们一定是穿越了南边瀑布的下方来到了山的内部。

他的伙伴们低下了头。奥隆说不准这到底是一种礼节还是避开阳台强光的方法。

“艾提亚，我们等会儿再谈，”那个矮人说。另一个身着华丽衣服的矮人正在雕刻着一片精美铜片，他朝奥隆皱起了眉头，然后从木墙上一扇隐藏起来的门离开了。

“哎哟喂，这是条龙啊。”那个合伙人说，从桌子旁绕了过来，仔细地打量着奥隆。他走路的时候有点驼背，好像背上有重物压着。他的胡子上扎着一束束的金带子，上面缝着许多珠宝。

席奎尔理了理胡子，把遮在胸脯上的胡子分成宽宽的两岔。“最尊敬的埃姆德，感谢您能关心此事。这头龙提供给我个独一无二的商机。或者说是我们，是特许公司的，就是这样没错。”

奥隆能感觉到旁边的哲尔的不安，席奎尔身上紧张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

那个合伙人甚至凑得更近了，他的单眼眼镜与奥隆齐平。“是这样吗，未来的天龙？”他用通用语问道。那矮人的眼神隔着彩色平面镜看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狼。

“我能稍微听懂你们的语言，”奥隆说。“但要是你愿意讲通用语的话，那就好办多了。”

席奎尔插了进来：“这条幼龙是想找去东边的路；他说他在找远门亲戚之类的。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货物的保镖。他会喷火，还在战斗中留下了伤痕，但他对稀有金属没有任何食欲。他能阻止贼、土匪，或者奸诈的矮人从我们昂贵的马车上偷走东西。我们唯一的开支只是他的食物。”

“而且价格只有雇佣可靠人类保镖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哲尔补充道。

席奎尔朝哲尔的高桶靴上跺了脚，然后使劲地摇了摇头。奥隆能感觉到他先是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又费力地让嘴唇重新恢复原状。

“这家伙是谁？这家伙是谁？”埃姆德问。

席奎尔不好意思的说：“我手下的一个业务员，先生。是他在路

上发现了这条幼龙。”

“契约是跟哲尔订的，”奥隆说。“别无他人。”

“小龙，哲尔值得为找到你而得到嘉奖，”席奎尔说道。“奖给他敢于坐下来和你谈话的勇气。但只有合伙人才有权利跟非矮人种族订下契约。”

“确实如此，”埃姆德说。“这事似乎有点让我操劳的价值，但那个契约，已经订下的那个，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那就让哲尔成为合伙人，”奥隆说，“好让我不至于反悔。”

其他的三个矮人都盯着他。席奎尔像个破了的茶壶，嘴里吐不出完整的句子：“但……但是……碳是……”

埃姆德咯咯地笑了。“哲尔，这幼龙对朋友还挺忠心，我决定会给他该有的。年轻的天龙，看看这铜色的胡须，这还是有点权力的那种，但年轻人可不能成为合伙人。毕竟规矩、传统、遗嘱和老一辈都放在那儿呢——”

“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单纯做生意的矮人呢。如果真这么难，我自

己能找到往东的路。”

“稍微等一下，”埃姆德说着，把双手伸了出来：“你还没见见特许公司是怎么待客的呢。至少在离开前吃顿饭吧。大家可不是每天都能跟年轻的天龙聊天的。”合伙人拉了拉秘书离开时用的门旁边的铃绳。

“为什么你一直叫我天龙？”奥隆问，满心期待地嗅着正送过来的食物。

“在曾经那个和睦的年代里，这是古矮人语中的‘龙’的叫法。真有趣，我前几天才听到这词汇……在等待大餐的时候，先去欣赏下风景吧。我要稍微离开下，还有席奎尔，如果你珍惜现在的职位，就别让我们的客人过早离开，要不接下来的的洽谈就没法进行了。”

食物的香味把奥隆的眼光从大河谷上给夺走了：外面的丘陵看起来小得像土包，树木也按比例缩成了尖尖的细草。他和哲尔从阳台扶

手上离开回到了办公室，食物就直接放在桌子的一头。

埃姆德从前门走了进来。奥隆终于有机会看见矮人的头顶了。他们在向两个干瘪的老人鞠躬，他们长着苍白色的胡子，满脸皱纹，正拄着水晶拐杖缓缓地走进办公室。哲尔猛吸口气然后鞠了个躬，奥隆也识趣地离开了餐桌。

“埃姆德，把那讨厌的窗帘拉上。”其中一个矮人说，他的脸要比另一个矮人的红些。

“我们又不是上面下来的神仙，不需要你来特意晃我们眼睛。”另一个矮人说。

矮人们好像被施加了魔法一样，忽然出现在窗台，把窗帘合上，又消失得跟出现一样突然。

“年轻的天龙，”埃姆德领着那两个矮人说，“我很荣幸地介绍维奇和泽奇，特许公司的创始人，我们老一辈的合伙人。我满心希望我们一起过去他们那里，但他们坚持要下来吃点东西聊聊天。”

“啊，还挺开心的，”那个被介绍作泽奇的红脸矮人说道，口音非常像哲尔，足以让奥隆喜欢他胜于今天碰到的任何其他矮人。“吃

饭的时候能坐下就别站着了，我老是这么说。坐下吧，年轻的天龙——后边有一整块给你的烤肉。”

“要趁热，要不然就不是你的了。”维奇补充道。

带着一整天的食欲，奥隆和哲尔全身心地扑在他们的大餐上；埃姆德和席奎尔礼貌性地稍微吃了一两口。维奇用手肘捅了捅他兄弟，指着哲尔说：“这就是我们勤劳矮人的胃口呀，恐怕是我见过最夸张的了。”席奎尔听到这话忽然拼了命地往嘴里塞食物。

哲尔咧开嘴笑了，他的下巴甚至还在滴油。

“问题是年轻的哲尔跟这条龙——天龙订了契约。”席奎尔说。

“这头龙不肯打破跟我们的一个贸易矮人订的契约，但根据合伙人的规定……”

两个老人相互咕哝了几句。“为什么，当然了，他还年轻，”泽奇说道，对着在场的人提高了音量，“当年在特许公司我们也很年轻。我耳朵下面的毛都要掉光了，维奇的下巴上也就只剩下点草坪了。不过老家伙们对待我们跟公司里其他人一样好。”

维奇把他的胡子别进了腰带里，然后扣上了他磨损严重的羊毛马甲。“几天前我们还跟埃姆德聊过特许公司，还有它是如何按照古老的连恩合伙关系成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关系也打破很久了，但在当时，连恩让精灵、人类——没错，甚至是龙——都为他们工作。真是个融洽的年代。”

“融洽的年代。”在他兄弟继续说下去之前，泽奇表示了赞同。

“他们有好多条天龙，据说，雄性总是不停给自己要不就是同伴找麻烦。我们把他们喂饱，他们像快递员一样飞来飞去，飞过内陆海去到东边，甚至飞到失落的卫阳国。百年间没有丢失过一袋货物，至少他们如此声称。一项利润非常高的生意，快递服务。”

“是暴利。”泽奇恼怒地说。“所以别因为程序上的一点琐事就这么快终结了跟天龙的友好往来。”

“但特许公司……”埃姆德说。

“特许公司不会受到影响。”维奇说。“要是发生意外的话我们还有后备合伙人。”

“这需要大多数合法投票人的参与。”埃姆德说，“但我们这里

还没到投票法定人数——”

“我以为，只要根据第九条款的第二段，过半数创始合伙人就够了。”泽奇说。

埃姆德把手伸进口袋，取出来一支象牙制的卷轴桶，打开了盖子。

席奎尔扯着自己的胡须，又因为疼痛而缩了下。

“我提议我们让这个饥饿的年轻矮人成为一名合伙人。”维奇说道，看着哲尔。

“赞成。”泽奇说完后，席奎尔重重的跌坐在桶椅上。

“全票通过？”维奇问，他和泽奇都把自己的拐杖高高举了起来。

年长的矮人把水晶手杖举得高高的，朝下的杖头里面闪烁出白热的光。

“此决定由精简的投票人做出，在此记录在案。”维奇说。“别记录了，这事是全体通过的。我想祝贺一下我们的新合伙人，哲尔，然后将根据规定的义务和特权给予应有的资助。这座滑坡的巨山是时候

该注入点新鲜血液了。”

“我的胡子呐，这是居然是合法的。”埃姆德盯着卷轴上印刷得紧密有序的文字说道。

“你愿意跟我订下契约吗，奥隆？”哲尔问，好像站在阳光强烈的地方一样不停地眨眼。

“当然了，我的朋友。”奥隆说，眼睛不离旁边桌子上的大餐。他发现了一大盘香肠，还很方便的一根根相连着，然后开始吃起来。香肠消灭完后，他走向了烤肉。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年轻的合伙人？”维奇问道。

“我需要一个助手，来帮我打理那条龙的杂务。”哲尔回答道。
“我想要席奎尔——他是个优秀的矮人，而且他还能顺便体验下旅游。”

“什么样的杂务？喂他？”席奎尔小声问道。

哲尔看着奥隆进食。“没错，然后还有别的。烤肉消失后，不用一个小时你就会知晓了。”

三个合伙人笑了。

“你明天得启程去钢铁大道。”泽奇说。“如果我没记错今年的行程表，你得快点；大多数货物都抵达沃兰德了。你的小天龙还没长出翅膀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马上出发。没有必要浪费一个夜晚。能跑的货车我们就能睡下。”

奥隆用前掌把烤肉托了起来，肉汁滴在地毯上。“还是别，先等我们吃完。然后再存点儿香肠。”